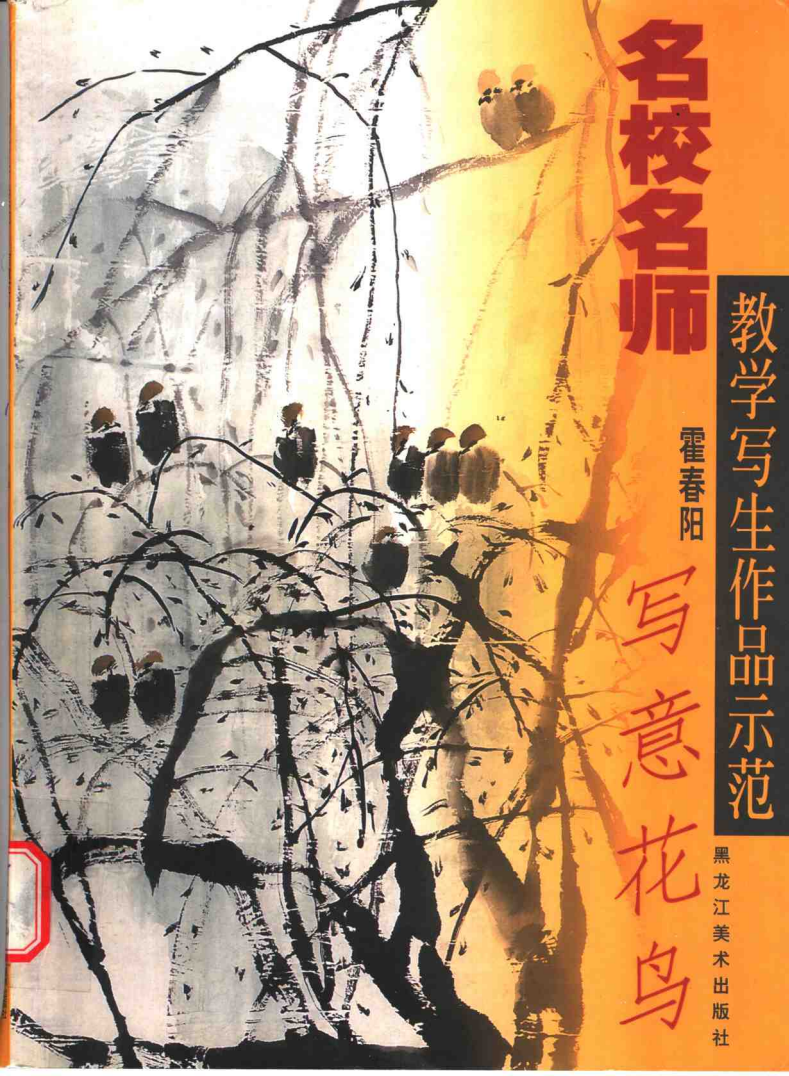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校名师

教学写生作品示范

霍春阳

写意花鸟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1200231580

1200232217

滨州大学
图书馆

名校名师 教学写生作品示范 写意花鸟

编著 霍春阳



1200232217



J21
209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意花鸟 / 霍春阳绘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
2001.12

(名校名师教学写生作品示范)

ISBN 7-5318-0992-3

I. ①写… II. 霍… III. 写意画: 花鸟画—作品集
— 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9848号

名校名师教学写生作品示范

MINGXIAOMINGSHIJIAXUOXIESHENGZUOPINSHIFAN

写意花鸟

XIEYIHUANIAO

编 著 霍春阳

策 划 蒋 悦

责任编辑 董俊茹

封面设计 赵吉宇

寒 力

版式设计 纹 石

韩 羽

文字审定 张安祖

电脑制作 尹升洁

电脑扫描 宋天姿

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社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
邮 编 150016

制 版 黑龙江龙美彩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

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02年1月第1次

开 本 889×1194 1/16

印 张 6

印 数 5000

书 号 ISBN 7-5318-0992-3/J·993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



简 历

霍春阳 1946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。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，留校任教至今。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常务理事，天津青年美术家协会顾问，天津中青年书画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东方美术交流学会会员，天津画院院外画师，《人民日报》社神州书画院特聘画家，新华社新华书画院特聘画家，中央电视台书画院特聘画家。

霍春阳先生7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，擅长写意花鸟画。8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丰收期，并确立了在当代中国画坛的地位，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术大展并获奖。

近年来创作的大量作品被人民大会堂、中国美术馆、毛主席纪念堂、钓鱼台国宾馆、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及国外博物馆收藏，多次出国进行艺术交流，出版个人画集多种。

自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。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“中国画坛百杰”之一。

目 录

序.....	5
学画须养心境.....	8
个性·共性.....	27
艺术家的心态.....	69
作品·思想.....	74
残花艳.....	74
秋芳.....	77
荷意淡欲秋.....	78
冷艳.....	80
赏秋.....	81
雅蒜.....	83
秋歌.....	84
春曲.....	85
幽香.....	86
双清.....	88
风摇青玉枝.....	89
幽香淡远.....	90
春舒秀色.....	91
荷塘情趣.....	92
玉茗香.....	93
听雨.....	94
晴雪.....	95
露.....	96

序 言

名画家中，我与崔春阳先生可称“素交”，相识很早而过从不多。先是一见之下，即觉他有“玄禅”之气，迂阔优游，韬光匿采，拘拘如不能言，落落似无所住。听他谈艺，思维巧迟、吐属奥幽，神情湛然而卓识隐然；乃大惑不解。尔时我屏居中，此地陋壤，士多俗容，风气之下，少能不染，竟得遇此殊光超类之人，颇讶以为“异数”，既感且佩，遂引为同调。后来渐渐熟悉了，就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。他的性情宽和介朴，内志外体，为人游艺，皆准于自然。说他宽和，无论贤与不肖，都能对之蔼如，或逢积忌招谗，也夷然不以为意。说他介朴，则一方面不华腴拙性，不做作矫情；一方面又有自持之功，使外累不入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所谓“固执”。非其视不视，非其听不听，大胆的胡来或精巧的胡说，休想“唬”了他，一概被拒斥。当然，态度仍是闲定和悦的。至若自然，则总以平情适性、无心顺物为归，而绝不刻意而为。他好读老庄释氏之书，但也不废孔儒，有时还及于方外。他所向往的，是以古人的心境处今时，以圣贤的方法鉴道器。因此他读书，果断而非牵滞，杂家而非专家，随缘交结以法无存美，得从相反却共理相贯。故他的学力、见识，都不在乎决一专处，而来得有点偶然，有点闲散，有点不知不觉。其实这也合于道心禅意。漫不经心地忽入妙，不求自知地地理尽自然，就最灵慧，也最本质，而不似流辈的执迷不悟和苛备求全，断断以断又沉沉欲死；即使真能攀跻今古，也仍属囿牢中物，太刻意，所以没出息。

与其人相符，其所为画，也有一种达古的气质与达俗的格调。语言语义皆然，形式内涵无二。纸上风光，笔端气韵，都是性情与心迹的传写，也力求文化和哲学的暗示。最显著的，便是那种“玄禅”之“气”的流布：天胎地息，以深以安，逍遙容与，悠然穆然，或以情景相激，生发一种意象；或由物我相忘，达至一种境

界。它是理解的，又是感受的；它是深入的，更是升华的：风鸣秋籁，雪酿冬心；倦鸟无声，游鱼吮沫；心花意蕊，如拈如笑；竹树云根，可悟可拜……这即他的画境，也即他的心境。而统摄其要，则无逾“玄禅”：一则是冲淡深粹，以恬养性，使之韵味；此玄一义，见于庄子，一则是闲冷清幽，由空入寂，对此意远。此禅一义，可按佛书，盖“玄禅”者，析言为二途，合则可共道；既能通有无，复常忘彼此，其原旨，依鄙见，不是倡导无情味情，而是昭情不滥情，反而最深情；单视所谓自明自化，就是讲妙悟，讲坐忘，脱黏解缚，所以最放松。崔春阳即植触于此，孤往独行，冥心默识，鉴而又符，望而未即。我昔年为其画跋：“……古有其学，今有其人，人心面貌，其实一也”；即谓其根器厚而枝条畅，外阉化而内安然。大抵玄其心性，就高其画品；深其树义，则老其“火候”。试看他的作风：深情以适，适性以止，无罣碍也无所谓，不刻意也不自觉；平易而不费力，自得而不炫美；不露锋颖，不留痕迹，不动声色。正表明已经“化开”了，所谓“人养天和”，近而有之，“艺精道著”，岂不然哉！

这种作风，相应的才调，所需的修养，依靠的方法，形成的面目，就令人想到宋元以降的“文人画”。这是一个最具哲学气质的流派，倡为“达心适意”（苏轼），“广以圣贤之学”（黄庭坚），“近古故以为佳”（赵孟頫），“见乎俗尘之外”（陈安），以此为纲。画家无不希风古哲，循道大化，画品皆能确听其心，高谈其意，得寂寥风味，造圆融气度。可以认定，崔春阳的作风，就是它的续余，如以人物为比，则白阳、青藤、八大、金农庶几近之，或者我们还可以仰企王冕和倪瓒。此种比附，仅就途径与气格的相沿相似而论，而不涉乎成就或品第的高下异同。就中突出的方面，比如八大用笔，那种外松弛而内绷紧的“揉劲儿”，他就深有领受。又如他的梅花，老干疏枝，红鲜香冷，虚而能明，野而又清，

一望而知通源于王羲之和金农。此外，太阳的深秀妥贴，青藤的波澜意度，倪瓒的草草点染，损之又损，他都各有心得手应。至极之地，则墨法之苍、墨法之活，正不落第二乘，表示着已化合浑融。别自自在，欲与前贤应接不了。

相沿、化合、别行，霍春阳践道于“文人画”的传统如是，所谓“前翠飞腾，余波绮丽”，当即指此。我这样表述，避开了“继承”、“发展”、“创新”的流行议断，意在作出一种区分：前者是自然的态度，无心而不自用，正与其人相符；后者为刻意的追求，专己且欲排他，则是时风所由。关于前者，我想到了南宋的姜白石，其《诗说》略谓：“不求与古人同，而不能不同；不求与古人异，而不能不异”这个意见被清代的王安道借来说画：“谓吾有宗教？不拘拘于专门之固守；谓吾无宗教？又不远于前人之轨辙。然则余也，其盖处夫宗与不宗之间乎？”此处，“不同不异”也好，“不拘不远”也罢，前提都当是“不求”，其实就是“不刻意”或者“无所谓”，这恰好契合着霍春阳的自然态度，故可移用为评。顺便多讲几句，他对传统的态度如是，他那“达古的气质”亦然。其气质上的达古，决非观念上的复古，更非立场上的守旧，也实属“求得不知不觉”，所以就不至此挽彼推，迎合或反对什么。这是关联，牵扯到对他的价值估定，不容忽略过去。且先总结师风，可按而难逐者，曰简要，去斑斓之象；曰安详，无烦躁之气；曰深稳，得柔厚之美；曰虚浑，循造化之功。此四端，未尽其全，或窥其概。其要害处，皆于古法发其光焰，而与时风背道最远。“时风”是什么？倡新奇而矜创辟，偏耳目以躁心气。其渊源所自，便是晚近以来对“文人画”的否定，发青盈庭，著书满架，多是幻觉和妄想的产物。其中最惑人的，则为“创新”与“守旧”的二极价值判断。作为理论支撑，“创新”是“批判的武器”；作为创作实践，“创新”又是“武器的批判”，余则“可以休矣”。那个“继承”、“发展”的提法，不过是体面

的借口而已。已经否定了它，又何谈继承发展它？凡新即好，越新越好，否则为歹。这是信念，也是教条；既是原则立场，又是价值标准。此即“时风”，形成气候，掀作波澜，净袭至今，已为滥流。它的特权在于：不但允许和它对立，而且不允许和它无关。这是个专制的魔掌，挥运之间，碌碌摔之在天，荆壁毁之于地。人们唯一的出路只好是迎合它，摆紧它，借它的势力，讨些个好处。以至当下的美术界，画家对世人的最大炫耀，论者对作者的最大恭维，无一例外都是“创新”，仿佛每一位都抵上了一个毕加索，或者遇到了半个“野俗派”。这显然不符合事实，当然也有悖于常理。而霍春阳的情形也许更值得深究，以那个“魔掌”衡之，他的“文人画”作风、“达古”的气质、“背途”的趋向，即使不属刻意的守旧，肯定也与“创新”无关。根据“特权”，必当在否定之列。然而他竟交了“好运”，由敬受着“不虞之誉”，故退避了“求‘新’之毁”，一个大模大样的称号——“新文人画”，顿使他生息满腔。这个称号暗含了语言策略，也透露着嗜好矛盾，最终印证出“魔掌”的难逃。质而言之，“新”是前提；言外之意，“新”仍是标准！它要他改变，先给他改扮；把世俗的改为世俗的，达古的扮作趋时的，自然的态度谎称自觉的立场……这才叫真风告退，大伪斯兴！“专制主义”无或逾出，“投机主义”就挂上幌子。我看，这个幌子可以摘掉。当虚浮的价值得到肯定，深刻的本质受到歪曲，这到底是被抬举呢？还是被架空呢？

有热衷之上，有高谈之人；有正襟危坐，有不衫不履；有境器，有情逸；有进取，有不为。家法不相谋，存在无可，阿拉伯有句顶聪明的谚语：“狗在叫，骆驼在前进”，它启发了我们懂得各适其适。一个简单的事实应该需要获得承认，也应该受到尊重：霍春阳站在时风以外，也不至于固于观念之中。那个有声有势的“创新”标准与他无关。那个“不知不觉”的“达古气质”才

是真实。换言之，他没有“达古”的自觉，又何必有“创新”的刻意；他与时风背逆，正说明他超俗乘上；他有自持之功，就不必去迁就妥协。论者的奉合拉拢，正抹煞了他的价值所在——“无心”或是“不求”。

黄庭坚《题赵公佑画》云：“参禅而知无功之功，学道而知至道不烦。”以我的目光所止，这是第一次兼顾着玄禅讨论绘事，足昭后来之味。“无功”即是“至道”，略同于霍春阳的“无心”或者“不求”。这是他的境界所在，也光芒着他的绘画品格，使他能于虚诡的“时风”里自拔，不在“创新”的魔掌下就范。关于“创新”，还要做些解释。我当然没有它的“崇拜症”，但也总不是它的“反对派”，而深以为，它乃是数一数二的天才，遇千载难逢的机缘，水到渠成的实现；而并非不三不四的流辈，以急功近利的心态，十万火急的推广，它仿佛就是“玄禅”，最要弃去执念，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，积安生肆，不近愈远！其实，何止于“创新”，乃至于“达古”；何止于“艺术”，竟至于人生，以至于方方面面，我们都该有这样的认识和认识，从而随变所适，放松下来，而不至独断排他，紧得要死。

行文至此，不免就沉吟着人生——它的最大安慰——朋友——“素交”。蓦然悟到它本就是弃去执念的，我于开篇曾提起它，以听议尚有未尽，这里略作补充，用忘此文缘起。

所谓“素交”，大抵也从“玄禅”中来：无功无欲，偶然淡然，不相肖也不相契，不刻意也不自觉。这些见解，仿佛袁宏道和钱钟书都谈论过。而我与霍春阳的交往，便掺杂着这些意义——投契于论文谈艺，不关乎俗事闲情，我是“最不要紧人”，教书糊口之余，忧怀伤世之际，惯作高岩大壑游，东海礼佛，西湖吊梦，可谓“无事忙”。而相比之下，他则要“每事问”，他是名家血统，除了做美术学院的教授、系主任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荣誉性的务实性的社会兼职，事无巨细，都要关心入耳。我曾说他不

疲孔道，即可从此“事功”上领消息，因此之故，我们见面自然极少。再到后来，我寄居杭州，天南地北，更难一晤。经时既久，居然就断了音问。当然，这也足“不知不觉”的。

“素交”固非“腻友”，不必“朝朝暮暮”，但牵念总是自然的：好在今秋有暇，我得以同津小住，便有了机会与他相聚。把盏之间，感喟良多。人情向背无常，世事荣枯不定，一时也述说不尽。话题引向学术，他便谈起美术教育之难，学科设置之陋，以为国画系的学生，不止要高手眼，而且要弄陶智，将来游于艺，总该有文化的承担和哲学的凭恃；又言及他的艺术近况，已成的格局，已有的变化，以后的趋向等等。循此便以二事见囿，一则是美院虚以教悔，邀我讲授文化哲学；再就是持示此册，命我为之序引。

这样叙来，可知我们的固缘不浅，也足见“素交”的份量之重。而他的嘱托，又不容辞之外，我又何敢自谓能然！在昔曹子建尝言：“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论于淑媛；有龙泉之利，乃可以议于剑阁。”我于绘事，算是外行，非“容”非“利”，何“论”何“议”？系为知否，是可愧焉。于今已值岁交，课业早已完成了，序引却卒卒未报，倒不是谨慎或者怠惰，只山刻舟搔痒。两皆叠罪，讹笔临文，又愧偏光华。而我回杭的时限已至，情急之下，只好给古人谈屑述玄禅，以“无心”之道语“专己”；又借来“知人论世”的旧法，特谓欲识其画，先识其人，画如其人，信而可徵，即此招数，并作招牌，灵机一动，绕场一周，就充作月旦评了。它有些迂远，却容易赏割；未能免俗，却可供俗话览者察焉，宜其宽谅否？是为序。

庚辰腊月于彭城所居
寒 碧

花·鸟·性灵·境界

学画需养心境



宋·邓椿曾谓：“画者，文之极也”。画难，认为画品的高下，直接取决于画家素养的多寡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学习中国画，不能单纯地力学画而学画，一定要注重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。况且，综合素质的培养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而是要通过日积月累，通过对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深刻的体验，提高自己的认识以及审美能力，因为人的各方面能力的提高，有一个由“自发”走向“自觉”的过称，而这个过称，就是一个全面系统学习的过程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具备了一定的修养之后才可以画画，有些是边画边学，边认识边创作。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，要注意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选取不同的教材，解决不同的问题。学画之人，第一步要解决的是绘画语言问题，如笔墨技巧等。对用笔中的刚柔、虚实、强弱等问题，是一个画家所必须掌握的，这是表达性情的手段。古人云：“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。”所谓“取法乎上”，就是要临摹严谨而有法度的作品，不能拿那些“无法而法”及过分强调个人性情的作品当作学习临摹的第一步。我并不认为“无法之法”不好，象八大山人、黄宾虹等人的作品，都是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，然而他们的作品并不适合于教学，因为形象以外流露的精神状态是无法可教的，教学理应是严谨的，有规律可寻的，有道是：“老师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。”由“有法”走向“无法”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最辛劳动的过程。所以，不断地开发自己的性灵，养育自己的精、气、神，这是每一个学画的人理应具备的另一“境界”。





春风柳上归



綠天

1200231580

名校名师数学写生作品示范

1200232217

福州大学
图书馆

寒香



萧條淡泊此唯
 安之候一息者
 得之覽者未必
 袖也故飛走迅
 生意淺之移易
 見而索和聲靜
 細之之心非可
 若乃高之清骨
 近之皇山與之
 宜而善陽有立息



室陋德馨

忆秋



浓香艳质





菡萏过雨



五月枇杷